

An illustratio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. A large, dark tree with yellow leaves dominates the center. In the foreground, a woman with a long black braid sits in a woven basket, wearing a blue and pink robe. In the background, two men stand under the tree; one in a white robe and the other in a blue robe with a blue cap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red color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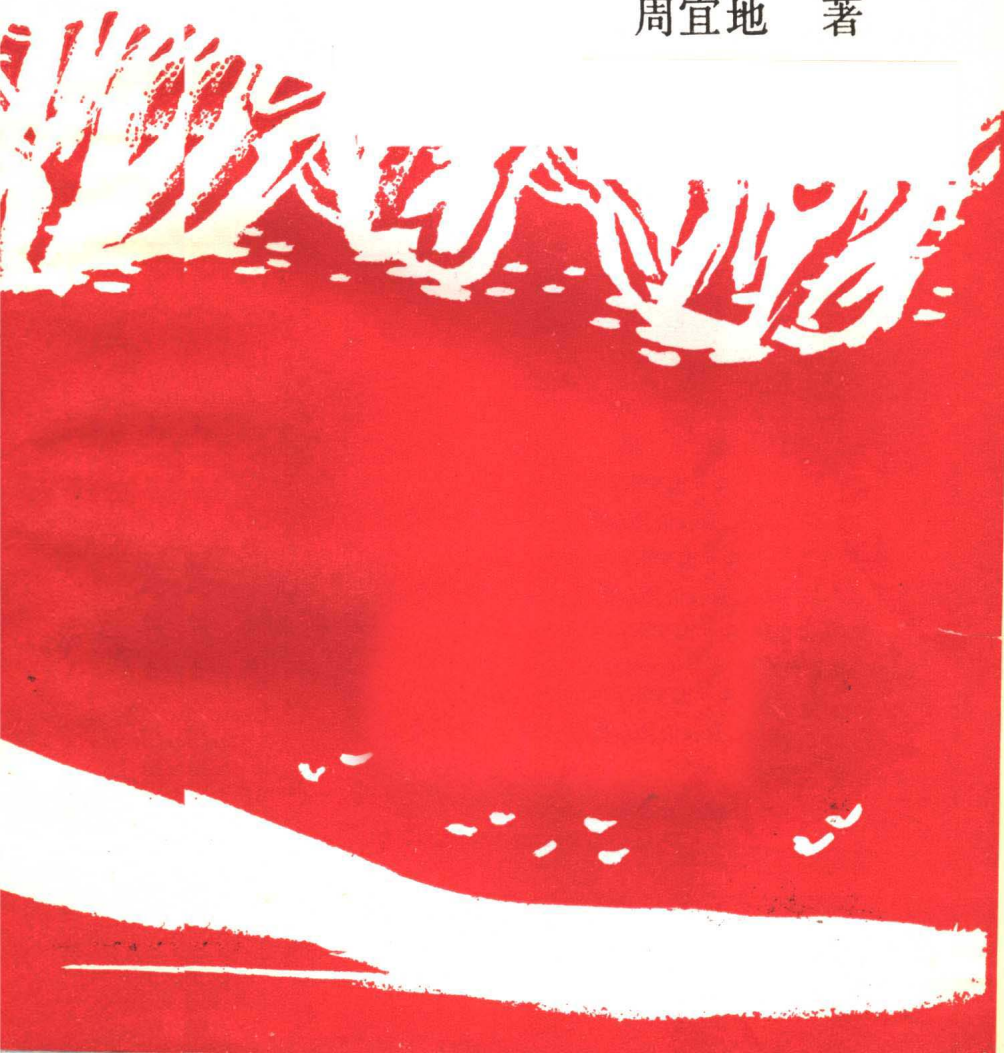
红蛇

周宜地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红蛇

周宜地 著



红 蛇

周宜地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*

199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7.25 插页：2

字数：356,000 印数：1—5,000

ISBN7—5404—0614—3

I·499 定价：5.70元

生活，随时都会给人出难题；给每个人的题目，却永远不会相同。

新寨街头那座瓜棚里，三个来新寨租地种西瓜，搞副业的年轻妹子，轮上了一道难题：寨王赵天光要从她们中间选一个人做儿媳妇，怎么办？

三个妹子不是新寨人，来自外地。听她们自己说是一娘所生三姐妹。新寨人也不知道她们的真名实姓，只知道圆脸的叫大妹，鸭蛋脸的叫二妹，瓜子脸的叫三妹。大妹脸上不离忧郁，一对眉毛总是锁着；二妹脸上很难看出表情，双眼满装冷漠；三妹呢，两颊时常露出媚人的酒窝，深深的如盛着芳香四溢的酒。让人看了，真想扑上去喝几口。

这么三个妹子，年纪轻轻的，离乡背井出来搞副业，也不知她们的父母是怎么想的。搞副业这一碗饭，是好吃的么？舍了力气，还得赔上笑脸做爷爷的孙子。她们租种吴石保这三亩三分田种西瓜，那合同来得不容易呢。若不是寨王赵天光担保，盖上那颗鲜红印章，吴石保会把田租给三个年轻的妹子种西瓜？全搭帮恩人赵天光呢。

如今，大恩人托吴石保老婆作媒，要从三姐妹中选一个做儿媳，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别说人家是恩人，单凭人家绰号叫寨王，是新寨的首富，跺一脚也要让新寨摇三摇，得罪了能在这里呆下去？

这道题目确实难！

此刻，坐在瓜棚里解这道题的只有二妹、三妹。大妹去新寨街上买米，还没回。二妹、三妹将题目解了好几回，没有一个好的答案。她们只盼着大妹早点回来，三姐妹好一起商量。

天象漏底的锅，没停没歇地下着雨。阴云重重，压在新寨的山头上，把新寨压得低了几分。若是晴天，大概正是落霞映空、牧童晚归的时候吧，今天却早早地撒下了夜幕。瓜棚里，已经很暗了。二妹擦燃了火柴，点亮用石头垒起的灶台上那盏煤油灯。

灯光一亮，瓜棚便显得太窄小、太简陋了。几根粗木头横竖交错，支撑着瓜棚。顶上，铺着一层塑料薄膜；薄膜上，加盖了一层厚厚的黄茅草。四周，竹片夹草为墙，围住这块一丈见方的土地。瓜棚右边，用木条钉了一张床。床上，摆着两套被窝。一套是二妹、三妹合用的；一套是大妹的，她不喜欢与人搭伙睡觉。床头，便是石头垒起的灶。风从竹片夹制的门缝里钻进来，不时地将灶膛里的草木灰吹动，闪烁出几点火星。几根麻绳子，从瓜棚中间扯起来，凉着才洗过的衣呀，裤呀，乳罩呀，象巴拿马博览会挂的万国旗，使棚子显得更窄小、更低矮。

时候虽然是五月初了，久雨后的山区之夜，依然凉意逼

人。二妹点燃灯，爬上床，和三妹盖着被暖脚，说话儿等大妹回来。

① “二妹，寨王的大儿子，我见过呢。”

“见过就见过呗。”

“那天，他搭车进县城去读书，提一个黑挎包，穿一身灰色衣服，个儿高高的，戴一副眼镜，挺帅的。上车时，不小心把眼镜磕了一下……”

“想嫁给他呀？看得这么过细！”

“看你，人家跟你说……”

“我又不想嫁给他，才不愿听呢。”

“我也没说要嫁给他呀！”

顶了两句，两人便沉默下来，静静地坐着。二妹双手捧头，两肘撑在被子上，闭目养神。三妹闲不住，把脸靠在竹片夹的墙上，听外面沙沙的雨声、呜呜的风声。

风声雨声里，隐隐约约地从新寨街上传来似哀似怨、情长意绵的歌声：

我说不忘记你，

你说不忘记我；

原说只去三五日，

谁知一别四年多。

……

唢声嗲气，唱得人心痒痒的。这一定是那从广州来的采购员韩玉在放音乐。这位穿牛仔裤的广东佬，洋气得很。无

时不把双卡收录机的音量拨到最大，怕莫是想把新寨吵翻天呢。

哟，这是什么歌？低沉、嘶哑、苍凉，如山缝中挤出的黄浊的山洪：

莫问因缘结果，
莫问起承转合，
阴晴圆缺谁先后？
传说是一轮古磨。
转悠悠转悠悠转呀，
将岁月碾成红蛇。
从春夏秋冬穿过，
把悲欢离合肩驮，
忽儿左，忽儿右，
忽儿佛，忽儿魔，
谁强？谁弱？谁对？谁错？
唱与众人评说！

这歌声，听不得，听了心中象压着磨盘，太沉。

三妹不敢再听下去，扭过头望望二妹，说：

“二妹，怪没味儿的，说说话儿吧。”

“你说呀，我听着。”

“死二妹，一个人怎么说得起来呀！”

二妹便把头抬起来，那眉头仍然锁着。好大一阵，才说：

“你说，寨王为什么看上我们？”

“嘻，还不是我们长得漂亮……”

“你呀，吃了一次亏，还不知道用点心思！”二妹用手指戳了一下三妹的头，“这世界上，有几个好人……”

二妹的话，说得三妹也伤感起来。她想起自己的遭遇，不觉有点后怕。若不是二妹、大妹救了自己，只怕早已在资江河里喂了鱼。

“大妹怎么还不回来呀？”

三妹感到有点孤单、冷清，更盼望大妹回来。她用手扒开竹片夹住的黄茅草，透过黑夜往新寨街方向打望。雨濛濛的，夜沉沉的，棚外是混沌沌一片。新寨街的房屋，被夜色吞没了，只有一点一点灯火时隐时现。那灯下的人在干什么呢？听音乐？看电视？甩扑克牌？

“朝栗子吨……吃肉的来了！”

“朝栗子吨……吃肉的来了！”

突然，凄厉的尖叫声划破夜空，给新寨的夜晚增添几分阴森恐怖、慑魂夺魄之感。那是吴石保家的疯女又在喊叫了。

“轰……隆……”

一道闪电把夜空劈开，向新寨扔下一声山摇地动的炸雷。

“啊！”

三妹猛一下尖叫，一头往二妹怀里钻，浑身发抖。晓得二妹连忙把她搂住：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二妹吓得说不出话，哇哇乱叫，用手指着瓜棚外面，一

个劲往二妹怀里钻。

二妹不知究竟，便一手搂着三妹，一手扒开竹片夹的黄茅草，向外探看，也“啊”地一声惊叫，吓得呆了！

接二连三的闪电，把棚外照得耀眼发亮。离瓜棚一百米远，是浩淼的没底潭。闪电下，一条硕大无比的红蛇一忽儿将头高高地昂起，四处观看；一忽儿向前箭一般窜动，把潭边的水草分开，向两边倒。闪电一个接一个，那蛇鳞在闪电下熠熠闪光。轰隆隆的炸雷，仿佛追着红蛇爆炸，惊心动魄。山摇地动，水涌波翻，风骤雨狂。那红蛇、闪电、炸雷，演出着一幕惊心动魄的搏斗！

二妹看呆了。仿佛心停止了跳动，血液停止了流动。这世界上，竟然有这么壮观的场面！她怀里的三妹，还在瑟瑟发抖，不敢抬头。瓜棚，在闪电、雷暴中不时地摇摆。

不一会，闪电停止了，雷暴歇息了，而雨却倾盆直泻，哗啦啦横扫大地。

门动了一下，闪进一个黑影。

“谁？”

“大妹吗？”

三妹这才抬起头，以为是大妹回来了。细一看，想不到是一个落汤鸡似地男人。

“啊……”二妹、三妹稍稍平静了一点的心，一下子又提到了喉口。

“嘻，别害怕，是我呢！”

“啊，是狗牯三爷！”

“娘卖×的，吓死人了！”狗牯三爷从绳子上扯一块毛巾，

想抹一抹脸上的水。

“该死的，那是洗澡毛巾呢。”见来了人，三妹胆子也大了，跳下床，拿一块洗脸巾给狗牯三爷。

“啊，难怪呢，有一股气味！”狗牯三爷将洗澡巾放在鼻子前嗅了嗅，“蛮好闻呢！”

“死痞子！”

三妹骂了一句，退回床上。

“我痞？三妹子，我才不痞呢！你知道么？刚才，雷打红蛇，好吓人哟！我怕那蛇来瓜棚缠你们，守在那里老半天，衣服都淋湿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三妹问。

“还有假的？”狗牯三爷一边擦脸，一边酸溜溜地盯了二妹盯三妹

二妹把头扭向一边。

三妹望他一眼，酒窝里露出一笑。一会儿把头低下，一会儿又把头抬起来。

“你们知道么？那红蛇是朝栗子变的！”

“朝栗子？疯女天天喊的朝栗子？”三妹有点吃惊，抬起头问。

“不是他是谁？”狗牯三爷走近两步，故作惊奇地瞪大眼睛，“告诉你，你们搭瓜棚的这块地方，早先是个油榨房。油榨房，懂么？榨油的房子。那一年，过年的时候，朝栗子……就是，就是疯妹子爱的那个，嗯，那个地主崽子。对，林苑老头，那个国家给他月月寄钱来，专门捉虫子玩，还拉二胡唱小调‘古磨古磨’的那个老林头，你们认识不？——就是他

的老弟。嘿，过年的时候，吃了两壶酒，两斤肉，跑到油榨房烧火烤。烤着烤着，油榨房给烧起来了。好大的火哟，新寨照红了半边天！朝栗子呢，牙齿都烧得翘起好高，一身象个腊鳝一样！好吓人！就在你们瓜棚这块地上，谁都不敢近前去看。”

“啊吔！”三妹吓得直往二妹身边挨。

“我还哄你？朝栗子死了后，一会儿变鬼一会儿变蛇，日里夜里都显身！不信？疯妹子为什么疯？就是朝栗子把魂给摄去了！嘿，连寨王都撞见过，问他要肉吃，要老婆睡觉，把寨王吓得半死！……”

“快别说了，怪吓人的！”三妹说。

“好，不说了，雨也小了，我该走了。”狗牯三爷嘻嘻笑着，装做要走的样子。

“狗牯三爷，再坐一会吧，等大妹回来，再走，好吗？”三妹央求他。

“就这么站着？腿都酸了呢。”

“你坐呀，到床边坐呀。”

狗牯三爷笑着，色迷迷地涎着脸，坐到了床边。

二妹从狗牯三爷欲火如喷的双眼中感到一种无形的威胁，心中空空通通跳得厉害。她把三妹搂得紧紧的，努力使自己镇定，不露出惊慌神色。一双紧锁眉头的眼，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涎着脸笑的狗牯三爷，如防备疯狗似地不敢有半点松懈。

三妹也似乎预感到什么，望了望狗牯三爷充满邪念的眼睛，脸上露出一片惊慌。但是，又不敢得罪他，只在心里头

埋怨自己：为什么要留他坐一下呢？还不知道他是野狗一样的人吗？惹了他，那是了得的？

在新寨，狗牯三爷的野性，确实是出了名的。有一回，山里跑出来一只豺狗子，与吴石保家的狗婆骚情，广东佬韩玉赌他一条烟，狗牯三爷硬是把爬在狗婆背上的豺狗子抱住拖下来，活活卡死。这么个狗牯三爷，要是发起野性，莫说二妹、三妹两个弱女子，再加上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，只怕也会吃亏呢！

二妹、三妹当然会害怕。

棚外，雷电已停，风声也小了，不过雨还在沙沙地下。煤油灯的火苗，不时地晃动，把狗牯三爷的身影晃动变幻着，时大时小，时远时近，有时似乎如魔鬼一样扑过来。三妹不由自主地将身子往二妹身上靠，哆嗦得厉害。脸上，再也没有一丝儿笑，尽是恐怖。二妹一下子冷静了许多，一边将三妹往怀里搂紧，一边对越捱越近的狗牯三爷威严地喝叫：

“别捱过来！”

狗牯三爷嘻嘻地笑，不再往她们身边捱。突然，他把头向身后一扭：

“哟，什么叫？”

瓜棚里，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。二妹、三妹头挨着头，目光随着狗牯三爷的行动转。狗牯三爷双手叉进裤袋里，一会儿跳到这边，一会儿跳到那边，“咕咕……”怪模怪样的叫声也缠住他不放似地跟着他叫。到底是什么叫？“咕咕……”叫得棚内阴森森吓人。狗牯三爷被鬼打了一般，尖声嚎叫：

“朝栗子！朝栗子！……”

他吓得东躲西藏，一下磕在床沿上，身子倒在二妹、三妹盖住被子的脚上。

沉重得象灌了铅，棚内突然没有了声音。

“哇！”三妹一声尖叫，双脚往里缩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床上！被窝里！”

“被窝里？”狗牯三爷翻身坐起，一只手伸进被窝，东抓西摸，抓住了三妹的脚。

“啊！……”三妹又尖叫起来。

“把手拿开！”二妹喝叫。

“嘻，鬼进被窝里了，鬼也喜欢……”狗牯三爷说着，另一只手也伸进被窝，顺着三妹的腿肚子往上摸。

“啊……”三妹将腿乱跺。那手，却象蛇一样缠着，睬不脱，踢不掉。

“啪！啪！”

二妹手起掌落，狠狠地打在狗牯三爷那张刀削似的脸上。狗牯三爷也不管被打得火辣辣的脸，更加坚定地将身子压过来。三妹尖声哭叫着，将头往二妹身后钻。狗牯三爷压在三妹身上，三妹又压在二妹身上。二妹似乎承受着千斤重压，感到阵阵窒息，整个身子几乎要散架了。

她不服这口气。

二妹挣扎着抽出被压在三妹身下的手，死死地揪住狗牯三爷乱蓬蓬如棕树莛一样的头发，使劲往外推，不准他挨近。

狗牯三爷头发被揪着向后推，身子却极力想往前压到三

妹身上去，结果弄得脸变了形，龇牙咧嘴，样子更可怕：

“放开！你放不放？”

二妹没答话，咬着牙，手使劲地揪着狗牯三爷的头发往外推，一丝一毫也不肯放松。

狗牯三爷野性猛一下发作，真象一条凶残的公狗。他把头狠狠往后一扬，将头从二妹手中挣扎脱，一绺头发被二妹扯脱抓在手中。她惊恐地不知把头发扔掉，只是圆睁着眼盯住狗牯三爷，不喊不叫，不哭不闹。三妹呢，躲到二妹身后，哆嗦着发抖。

眼前，确实是一条发疯了公狗！被扯脱一绺头发的头皮，渗出红红的血。那血从发中渗出，流到额上，又从额上往下流，从眉心处流到嘴角。

狗牯三爷伸出舌头，卷着向上舔了舔，将流下来的血舔进嘴里，咽进肚中。他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龟缩在床角的两个弱女子，就如一只豺狗子守着两只吓破了胆的小兔，在思量着如何下口。

突然，狗牯三爷一脚踢翻灶台那盏忽明忽暗、忽强忽弱的煤油灯，发疯似地向床角的二妹、三妹扑去！

“咣当！”

灯灭了，瓜棚内一片漆黑。

远处，又传来疯女凄厉的尖叫：

“朝栗子哋……吃肉的来了！”

那叫声，在黑夜回荡，听了毛骨悚然，如刮过一阵阴风……

2

买好米，大妹正准备回瓜棚去，石保婶死拽硬拖将她拉进家，说是有一件事要跟她商量商量。

这个女人，大妹可不敢得罪呢。别看她有时裤子也忘记扣，露出白嫩嫩叫人眼馋的肉，看样子有点丢三拉四的，其实她是新寨第一个精明女人。不说别的，连寨王都栽倒在她脚底下，对她言听计从，可见她是何等样厉害了。与这样的女人打交道，大妹敢得罪么？更何况，三姐妹还租种着她家的田呢。

不敢得罪，却不得不提心吊胆留几分神。大妹进了门，左右打量了一下才敢落座。石保婶倒是喜孜孜的，又是让座，又是大声呼唤儿子平伢子倒茶，还用碟子端了瓜子、糖果，好象招待娘家客人一样。

“大妹姨，喝茶！”平伢子端一杯热茶，从里屋走出来。

“死鬼！人家才比你大几岁？——叫姐！叫大妹姐！”石保婶伸手把茶杯从平伢子手里拿过来，递给大妹，又进屋去了。

“大妹姐！”平伢子马上改口，挨近大妹坐下，用手去摸

大妹的头发，“大妹姐，你的头发都湿了，我给你去拿毛巾揩一揩！”

大妹接过平伢子的毛巾，一边揩了揩头发，一边问：

“平伢子，听说你不读书了？”

“嗯，不读了。立元也不读了呢！”

大妹知道，他说的立元，是寨王家老二。也奇怪，新寨人家家有的是票子，却不太注重送儿女读书。听说，寨王家老大立新读书，还是他自己硬要去的。依得寨王，老早就要他回家来，帮他经营家业挣票子了。

“平伢子，现在不读书，将来你想读也读不上了。”

“我才不想呢！我长大了，象寨王伯伯一样，挣钱，挣好多好多钱！当第一名！”平伢子伸出大姆指。

大妹没得话说了，只得笑了笑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石保家摆设的一切。屋子很宽敞，因为东西摆得太多，却显得很窄。神龛上，写的是吴氏门中历代先祖考妣之神位。神龛下面，是土地菩萨的位置。兴隆土地、旺相夫人神位两边，贴着一副对联：

神仙问道谁家好

土地答言此处高

此处确实高。一个农民家，尤其是山冲冲里的农民家，能有她家这种摆设，有几家哟？桌上，堂而皇之地摆着一台二十寸彩电；靠左边厢房的壁旁，是两张新式沙发；沙发一边，落地式台灯罩上一个粉红色的灯罩，给堂屋添几分现代生活气氛。顺着堂屋侧门往里看，厢房里更是一派油漆发亮的新式床、柜，显示着主人的富有。叫人一看，就感到财大

气粗、神气十分。难怪“土地答言此处高”！

“大妹姐，看电视，好么？”平伢子问。

大妹只笑了笑，没答声。平伢子把频道开关扭得咋咋响，屏幕没半点图象。里屋，石保婶骂人声传出来：

“死鬼吡，还没发电呢！”

“哼，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发电，懒鬼！”平伢子没办法，只得坐回大妹身边，摸大妹身上紫色的纽扣玩。

石保婶从里屋出来，手中拿着一个相册子。见平伢子挨在大妹身边磨磨蹭蹭，骂道：

“看你这样子，讨厌！才十三岁呢，要是大一点，就把大妹讨回来做老婆！”

“不要老婆，不要老婆，我要姐！要姐！”平伢子将头歪仰着，直叫嚷。

“好，好，给你做姐！做姐！”石保婶拍拍他的后脑勺，

“快走！妈与大妹姐谈事！”

“哼，我知道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给立元讨嫂嫂！寨王伯伯跟你说的，大妹、二妹、三妹，哪个都行！”

“该死的，就你能干！快走开！”石保婶扬起手，打了平伢子一巴掌。

大妹心中咯噔一声，如压下一块石头：把我叫来，是为这事么？怎么办？

太突然了！大妹怎么也没料到会有人这么算计自己。三姐妹老远来到新寨，可不是来嫁人的哟。若要嫁人，还用得